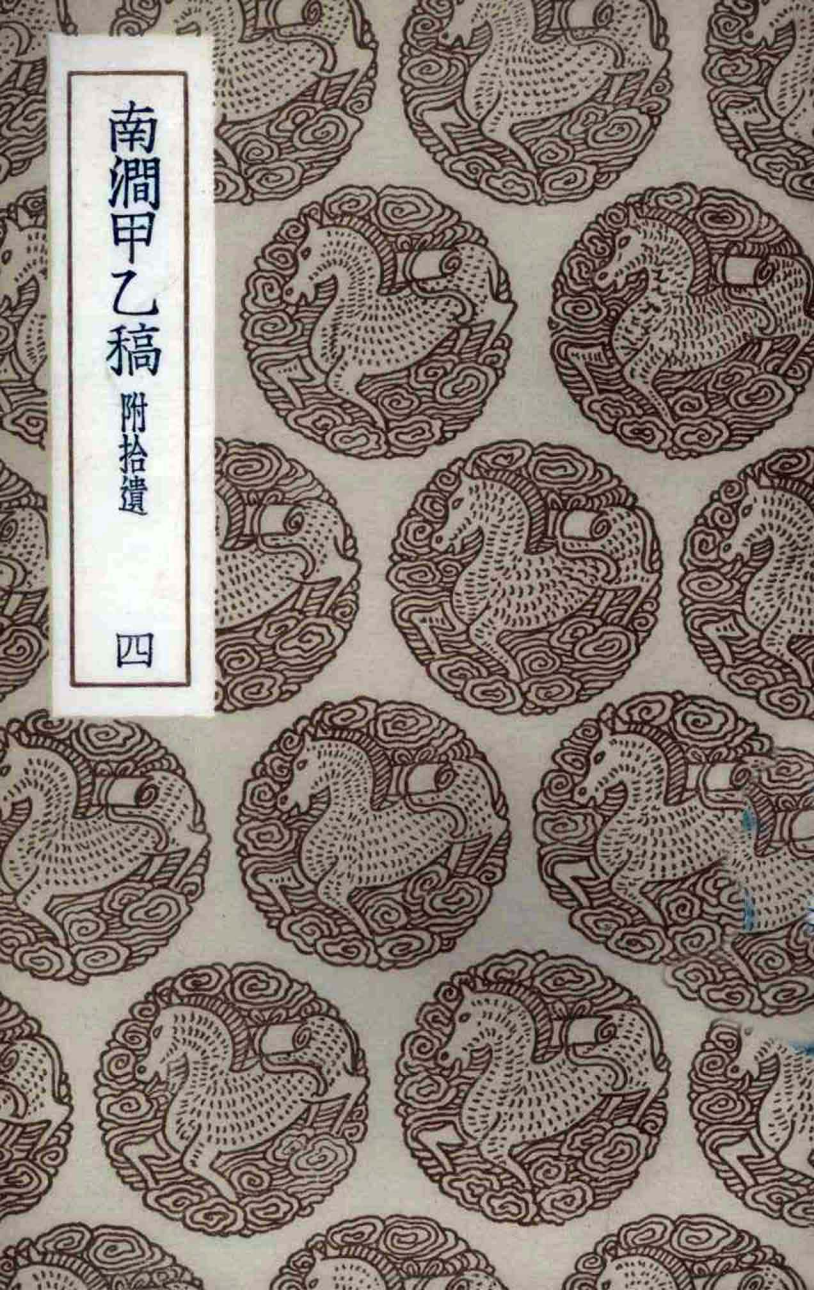


南澗甲乙稿

附拾遺

四



南澗甲乙稿

附拾遺

(四)

韓元吉撰

南澗甲乙稿卷十四

序

繫辭解序〔案〕元吉繫辭解朱彝尊經義考云已佚

易之作何也。聖人將以傳天下之道也。或曰。道其可以言傳乎。曰。言不可傳。則焉用聖人。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之謂矣。夫傳聖人之意者。言也。因聖人之言以求者。道也。故辭卽言爾。凡陳于卦而附于爻。皆辭也。而後世又以不陳于卦。不附于爻。泛然論易之指歸者。別謂爲繫辭。或曰。大傳也。有議其非孔子之作。吾意其爲贊易道以黜八索者。非孔子莫能也。不然。其必有自而傳歟。古人傳易者多矣。或指其象。或定其數。或究其理。而于繫辭獨取其大意而略焉。閒又講之。而不備。泥之而不通。則所謂象之與數。數之與理。固無自而合也。三者無自而合。其于聖人之道。能盡而知者。鮮矣。學者欲探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自繫辭始。于是而得焉。知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施之天下。何務之不成。何功業之不見哉。況夫異端之說。皆不攻而自破矣。予生嘗有誓。年至六十。乃敢著書。淳熙戊戌歲。旣六十有一。始志其自得者。作繫辭解。閱再歲而僅成。因序而藏于家。嗚呼。後之君子。有所自得。然後

于吾言爲可信。千載而下，使聖人之道復傳，是則聖人之意也。淳熙十年正月，潁川韓某序。

焦尾集序〔案〕通考：韓元吉焦尾集詞一卷。

禮曰：士無故不徹琴瑟。古之爲琴瑟也，將以和其心也。樂之不以爲教也，士之習于琴者既罕，而瑟且不復識矣。其所恃以爲聲而心賴以和者，不在歌詞乎？然漢魏以來，樂府之變，玉臺諸詩已極纖豔，近代歌詞雜以鄙俚，間出于市廛俗子，而士大夫有不可道者。惟國朝名輩數公所作，類出雅正，殆可以心和而近古。是猶古之琴瑟乎？或曰：歌詞之作，多本于情，其不及于男女之怨者少矣。以爲近古何哉？夫詩之作，蓋發乎情者，聖人取之，以其止于禮義也。碩人之詩，其言婦人形體態度，摹寫略盡，使無孔子而經後世諸儒之手，則去之必矣。是未可與不達者議也。予時所作歌詞，間亦爲人傳道，有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然猶不能盡棄焉。目爲焦尾集，以其焚之餘也。淳熙壬寅歲，居于南澗，因爲之序。

高祖宮師文編序

高祖宮師文編，僅三十卷，皆兵火所輯，非舊本也。公自少喜爲詩，然見子弟傳錄輒毀去，曰：士大夫當以行義爲先，是何足成名？吾以自適爾。紹聖中，黨議既興，公謫均州，歸未終歲而薨。其治命則曰：吾平生行事，人自知之。他日毋請謚，毋誌吾墓也。故自建中靖國以來，公雖追復元官，諸子不敢議銘事。中興四十年，元祐大臣往往得謚，子孫亦莫敢請也。獨鮮于大受所爲行狀猶在，用列于篇首。某逮事曾叔祖留司御史諱宗質，時王蔡方張，有所畏避，凡家集手自鐫之，無得觀者。故公之論新法，觸時禁之言，皆不傳于

外。而所傳奏議。十不四五也。南渡流離。集藁遂逸。訪于四方。莫克盡獲。惟詩尙多。而內制特少。至其他文。如與蘇子美書。誌程伯淳墓。士大夫雖知有之。無復見也。嗚呼。公固不以文自名者。其在家庭。誨子弟。每以西漢爲宗。故其筆力雄健。尤爲南豐兄弟所推。曾舍人旣葬。必得公之文碑于道。而豫章黃太史。自言因公詩得用事法。豈道德之蘊于內者深。其發于文詞者皆餘事哉。小子不佞。無以紹君子之澤。獨其文編。負笈而藏。欲俟備而傳焉。懼有河清之嘆。因哀而刊之。東陽郡齋。夫自涯而觀于瀾。歷階而望于奧。亦足以知其大略矣。異日求于好事之家。繼有得者。尙將附益云。淳熙元年十月。玄孫具位某謹書。

極目亭詩集序

婺之牙城東南隅有亭。纔數椽。郡守周彥廣嘗取米元章所書極目亭三大字榜之。然元章舊題。乃上蔡也。旣陷沒不可見。猶得見于吾州。豈特其名之適實。而字畫之妙。亦因是顯矣。然棟宇狹甚。不足以陳觴豆。列絲竹。客至徙倚而愛之。主人僅爲茗飲。或奉一杯相壽而已也。予再爲婺之明年。值歲豐少事。乃闢而新焉。其規制不能侈大。頗與其地爲稱。于是來登者酒酣歡甚。往往賦詩或歌詞。自見一時巨公長者及鄉評之彥。與經從賢士大夫也。蓋婺城臨觀之所。凡三。中爲雙溪樓。西爲八詠樓。東則此亭。皆盡見山之秀。兩川貫其下。平林廣野。景物萬態。而雙溪直譙門。涉通衢百舉武。八詠在郡庠之偏。距州治尤遠。且須女之祠寓焉。二樓不可頻至。惟極目亭在後圃之隙。不必命駕煩民。得與賓客共之。予以山林麋鹿之姿。遇退食之餘。好風佳月。必攜幼稚。支筇躡履。徜徉于茲。蓋溪光山色。奇花美卉。無日而非我有也。吾恐

異時太守之賢。不得而廢。則嘯歌觴詠。有以慰吾之暇者。可不傳乎。雖蘭亭逸少之風。莫及。而峴山叔子之嘆。未忘。因類而綴諸木。俾好事者。其有攷云。淳熙六年十二月。潁川韓某序。

九奏序

九奏者。繼九歌而作也。昔楚大夫屈原。既放沅湘之間。作九歌。以文其祀神之曲。而寫其宛結。以風諫其君。有變風小雅之遺意。漢人王褒。劉向之徒。爭效之。然而詞意褊迫。弗逮遠甚。宋興。鮮于諫大夫始作九誦。靖康之難。二宮在郊。九品官胡瑄亦作九章。以述都人怨憤之音。由是國朝騷詞。遂與古相上下。而九奏者。吾友龐謙孺祐父之文也。祐父家單父。其先正潁公。有勳在廟社。年方壯。仕方爲海陵尉。非有放逐之悲。抑冤之情。欲訴而不得也。嘗游江湖。觀舟人祠事。有感于衷。一奮筆而爲之。由是古今之作。殆將歛衽焉。信哉。祐父之奇于才也。祐父之自序。大抵傷其貧且賤。而技能之微。上既不能達于君相。下亦不見憐于朋友。雖進退不可。而終無怨尤之意。此聖人之有取者也。故其言幽深而不窮。頓挫而不怒。簡而辯。曲而明。其旨初若散漫。而不知其有統。其事初若譎詭。而不知其有道。首以歲君。終以送瘟。閒以舜陵湘妃之事。而祐父之意遠矣。其一篇之中。則又指意各自不同。非深于騷者。舉而喻之。亦莫能曉也。祐甫平生好爲古文。凡前世文章之大者。必取而爲之。不拔其萃不已也。予辱與祐父交。蓋嘗見其削封禪書。禎符而爲受命書。刺七發。晉問而爲楚對。奪遠游大人賦。而爲羽人賦。而今又見其轢九歌而爲是九奏也。其筆力自視。直出屈宋右。不問漢唐也。而或譏祐父之文。非世所用。夫圭璧區匱。不用于世久矣。今關地

而得斷壁。壞冢而得蠹匣。人猶寶之不忍棄。非謂其古之餘哉。九奏之成也。會予兄子雲之官長沙。而祐甫寫其二以贈曰。一以報之湘中。一以置之黃陵廟。世之人不吾知。吾其幸知于神乎。蓋其志尙如此。雖然。世之人觀祐甫之文。而知其工者不少矣。然而徒知其文之工。而不知其意之有在。苟能探其意。而勿眩于其文。以遂識其爲人。則庶幾真知祐甫者哉。

富修仲家集序

雒陽富桴字修仲。文忠公四世孫也。幼孤。長于伯父樞密公季申。以其恩入官。好學敏銳。自其少年。詩語字畫。則已過人遠甚。士大夫遊富氏之門。皆知其爲令子弟也。旣壯。爲他文辭益贍。又刻意進士舉。累薦于漕臺。上官一見。輒器愛之。爭俾任其牋奏。雖其伯父亦謂其可世吾家也。旣更京秩。試一邑。貳一州。得守軍壘。而遽終。莫不歎而惜之。其二子集其平生所爲文。以示予曰。先君之交。君其厚者。願爲之序。引以藏于家。予于是惕然而驚。恤然而感曰。曩予與修仲昆弟。同寓于閩。訪僧廬。游名山。把酒賦詩。追逐上下。今猶多見其文字。獨修仲不可見矣。其文實可傳焉。可不爲之一言。雖然。士之不得自用者才也。所抱者志也。才之用否。繫于時與命。而志之所尙。非文字安能發之。修仲先世之勳業。與才之所可用。一見于天子。而不獲盡于一州。年纔五十。則命之奇無可言者。然其事親極于孝。兄弟極于友愛。交朋之間。樂易而無忤。至其趣向所守。則端正而不頗。遇先達名輩。每汲汲咨問其作文之法。見常路貴人。率告以天下之利害。未嘗爲其身謀。則其志爲可知。其爲文與詩。則平淡簡遠。不爲世俗鏤鏤奇崛之態。蓋皆自其家。

學好事者因其文集而探其志則修仲庶其不泯豈獨傳于其家而已哉淳熙丙午八月潁川韓某序

張安國詩集序

詩之作得于志之所寓而形于言者也。周詩既亡屈平始爲離騷荀卿宋玉又爲之賦其實詩之餘也。至其託物引喻憤惋激烈有風雅所未備比興所未及而皆出于楚人之詞。後之學者執筆跋慕而終身不能道其一二或曰楚之地富于東南其山川之清淑草木之英秀文人才士遇而有感足以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故言語輒妙可以歌詠而流行豈特楚人之風哉亦山川之氣或使然也。自唐以來詩人寢盛有得于天才之自然者有資于學問而成之者然才之不足不能卓越宏大則失之淺近而無法學之不至不能研深雅奧則失之蹈襲而無功捨李杜而降咸有可議者矣。嗚呼若吾安國之詩其幾于天才之自然者歟。安國少舉進士出語已驚人未嘗習爲詩也。旣而取高第遂自西掖兼直北門迫于應用之文其詩雖閒出猶未大肆也。逮夫少憩金陵徜徉湖陰浮湘江上灑水歷衡山而望九疑泛洞庭泊荊渚其懽愉感慨莫不什于詩好事者稱歎以爲殆不可及。蓋周游幾千里豈吾所謂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真楚人之遺意哉。雖然安國之詩清婉而俊逸其機杼錯綜如繭之方絲其步驟蹀躞如驥之始駕若天假之年施藻火而御和鸞其誰曰不宜惜其不幸蚤世予嘗欲爲之哀詞悼其平生未果也。歷陽胡使君元功集安國詩得若干篇將刻而傳之以慰其鄉閭之思又掇其歌詞以附于後屬予序引予於是收涕而懷有不忍述者嗟乎士大夫或未識安國詠其詩而歌其詞襟韻灑落宛其如在亦足以悲其志之所寓

而知其爲一世之雋傑人也。乾道八年四月庚申，潁川韓某序。

東歸序

凡天地閒物，不能無動。物之至大者，莫如天。乃動而不息。地雖不好動，沴氣奸之則搖。山岳不能動，震雷撓之則傾。三辰運行，百川東之，雲烟雨露，陰潤而火然，無非動者。草木之體，不良于動，故動以風。鳥之戾天，獸之走原，魚之泳淵，蠢然血氣之類，動則生，不動則死。至于鬼神之變化，寒暑之去來，又皆默動而不可知者。人生號物最靈，其口目手足之應于外，心志肝膽之役于內，呼翕語笑，晝夜起居，固已不勝其動。又善取物之靜者，從而擾之。範金陶土，以爲器用，斬木伐石，以治宮室，執戈矛，奮弓矢，以助爭奪，績桑麻，藝黍稷，以給衣食，設簋豆，袞舄，以行禮，制匏革，絲竹，以合樂，舉天下動而不知少休。然舍是，人之有身，所謂大動者焉。駕輕車，騁駿馬，水戴而陸負，簾金而裹糧，以行中國，而歷異域，近者數千里，遠者數十年，恬不以爲怪。特其死生安危，窮達禍福，舉遇于此，以是觀之，蓋亦多術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夫以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是動之無益審矣。然向所謂物不能無動，則人雖欲安坐而熟得。惟君子循理而動，于其所不免者，蓋將處而勿恤也。予生走于四方，失彼而取此，背東而馳西，好動而得咎者，宜莫如予。紹興之甲子也，客于建安。夏大水，舉家幾爲魚。計足以自活。明年春，乃求試于禮部。時予兄官于杭，方其入門而拜吾親，兄弟日以相款。予之意欣然，若有得也。旣而厄于有司，與二三子朝夕自放于詩酒，予之意拂然，若有懷也。歷時且歸，而離羣羈旅之狀，又嘗愀然，若有所不釋也。因思是數者，殆可繼之一

笑而皆起于予之好動。又思物之動者乃其常。意天下之士動而致此者。非獨予也。噫。使動無吉則已。如有之。豈得以其悔吝言哉。予懼其懲也。作序以自怡。

送梁士衡序

僕嘗病世之君子。以行道爲難。夫道之行則固難矣。惟君子不以爲難。則于道或庶幾焉。何也。彼誠有以仁之也。更贏天下之善射也。伯樂天下之善御也。彎弧而斃千鈞之牛。執策而馳九軌之道。豈所謂善射善御哉。至于睨懸蝨而命中。躡蟻封而不亂。始可以爲善矣。由是言之。君子之于道。不就其難而行焉。亦何用見其君子哉。自一命而上至于王公大人。皆欲行其道者也。然而位愈卑則愈難。士衡之尉于仁和也。人以爲尤難焉。蓋令命自朝廷而下。部使者得以移諸府。府得以移諸縣。縣以屬諸尉而止爾。又況行畿警邏之繁。百司頒給之富。搜林藪之珍。以相水衡。時甘新之獻。以益御羞。使客之餽將。漕運之通塞。藉以督輸。板以令役。尉無一不當預。怠則無以應于上。亟則無以紓其下。是其視尉于尋常州縣者。萬萬不侔也。士衡以爲難耶。則旣受不辭矣。以爲無難耶。則前後顧有不勝而去者。故予以謂惟庶幾于道。則有以任之。昔李唐諸公。自京兆一尉而顯者衆矣。異時職事無闕。而足以致上之知。設施適宜。而足以徠下之譽。俾後世知君子之中。亦有所謂更贏。伯樂。非士衡疇。足以副吾言哉。

送翁子功序

朝廷往歲復孝廉之舉。嘗怪遠近未有應詔。又其選止于在野之士。而不及在官者。故郡縣得以藉口。而

罔敢輕議。蓋舉一孝。謂己必有愧于孝之名。舉一廉。謂己必有愧于廉之名。而真孝悌廉潔者。又以爲茲吾道之常。惟懼其有所表見。上下相疑。賢不肖相嫉。而頑戾貪黠者。往往得志。此其所以猶愧于兩漢者歟。嗟乎。若吾子功。其可以副茲選乎。子功居家。孝而慈。在官。廉以有立。以孤童侍老母。游宦于四方。不幸喪其兄。而兄之子且幼。子功外經營家事。內奉其親之顏色。俾不至極其兄之思。下撫其幼。俾如其父之存。暇則講學問。擇然後交。其崎嶇酸辛。皆人之所難。而子功獨無難。吾聞之。良農必躬稼。然後望其有秋。君子必躬行。然後望其有顯。士以記問剽竊希聲利。而遺行義久矣。子功其知所本哉。子功將葬其兄于秣陵。因家焉。予感其事而惜其遠也。故以序贈。

送沈明遠序

部使者之職。所以廉察一道。翕張其財賦。疏理其獄訟。而舉刺其官吏。厥任甚重。朝廷爲之設屬焉。將以佐其長治其部。俾悉應夫使者之職而已。十數年來。使者之屬。漫不之選。非出恩家。則倖門。文書總總。懵不悉爲何許事。間以絮乳臭子。則輕脫自肆。甚者假使者之權。以把握州縣。鬪怒其長。開闔其黜陟。黷貨而濟其私。故賢士大夫。率詆而議之。天子方新政事。當位者不敢蹈其故常。今年春。吾明遠始用爲江西轉運之屬。賢士大夫則又曰。以明遠之學。且甚文。與其才之可用也。豈特一部使者之屬哉。乃自師儒而遷。豈丞相以猶子之嫌。故推而遠之也。雖然。使明遠不以丞相之故。少賓于承明著作之地。其誰曰不宜。然而特以是屈焉。吾是以賀使者之屬得人。將自茲始也。大官厚祿。固非君子之慕也。非君子亦不能有。

也。自麓而躋于巔。自涯而涉其流。其必有漸乎哉。若是則明遠之所蓄。與士之所期。信不可以遲速計也。既相與言。因爲之序以送之。且歌以繫之。歌曰。鼓桂棹兮汎蘭舟。乘春風兮放中流。雨漫漫兮雲油油。江之南兮千里。山有廬阜兮津有彭蠡。其藪筍蒲兮其鱸魴鯉。其茶孔甘兮其酎則旨。奉親之壽兮可以至喜。玉策兮金繩。漆書埃壘兮斯文未登。桂宮兮宣室。千雲委路兮工師未卽。嗟搖落兮春菲。彼功名兮各自有時。時倏往兮易失期。子于高壩兮庶以永日。

送李秀實序

紹興之二十一年秋七月。吾友李秀實將主簿于餘杭。秀實所居之邑。賢士大夫相與言曰。餘杭小邑也。士之通經力學。問而能成名。以自立其家者。近推吾秀實之昆弟焉。故吾之徒歲時相與嬉遊。閒暇相與往來。詩章文字。相與唱詠。而酬和杯酒談笑。相與譔呼而諧譔。亦惟吾秀實昆弟之閒爲然。今其皆仕矣。行有日矣。吾之徒歲時孰與嬉遊。閒暇孰與往來。詩章文字孰與唱詠。而酬和杯酒談笑。孰與譔呼而諧譔。以吾之私。固願其留也。然而人之愛其人。亦將使其功名彰于時。而才業見于用歟。抑幸其終老里閭。而未嘗相捨也。秀實之仕也。其將有遇焉者矣。則又言曰。主簿卑官也。以秀實之所有。與今瀛州藏室之選角。逐于時。未知其孰爲後先。而乃使之僕僕于令丞之末。與小吏課朱墨。書升尺。斂板廡下。以望上官之顏色。資廩粟以養其親。則功名其果有期。其才業果不至于掩抑歟。某遂言曰。夫金玉天下之至貴也。金之孕于山也。塊然無以異于土也。治之則見焉。治之屢者。則其質愈精。使世不用金。則已。如用焉。飾瑞

山之車。模甲父之鼎。吾知必于是乎取之矣。玉之孕于山也。塊然無以異于石也。攻之則見焉。攻之至者。則其文益著。使世不用玉則已。如用焉。會期之圭璧。宗廟之疊聲。吾知必于是乎取之矣。惟君子之于道也亦然。退然無以異于衆人也。試諸事則辨焉。其所試者多。則其道益廣。使世不用君子則已。如用焉。宰天下。運四海。皆君子之事也。然君子之在下位。雖治一官。與宰天下不殊。舉一職。與運四海不殊。賤其官而弗爲。易其職而無所事。非君子然也。自天子駐蹕于吳。視其郡如京。視其附邑如畿。餘杭蓋畿也。畿之郊。其刺舉之任。非能不居畿之內。其尹之任。非通官大人不處。而況朝廷耳目之近而接焉。以秀實之賢。猶懼其或不遇。則下焉者其何望哉。雖然。秀實無以其官之微而賤之。無以其職之下而易之。循吾道而俟焉。其將有遇焉者矣。予久與秀實遊。固知其不樂于爲彼。而樂于爲此也。念無以紓別者之意。因撫是以爲贈。

送李平叔序

今之士。咸恥于任州縣之職。夫州縣非所恥也。其與民甚近且親。苟盡心焉。天下之利病。與夫人情之真僞。無不若睨諸掌。故昔之語治道者曰。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蓋慮其不知務也。嘗以是觀之。世之所謂名公卿。其詳明練達。才無所不可用。卓然能有所爲者。未有不自歷州縣也。而今之士恥焉何哉。督責有加。而慰藉不逮。故以進士選者。率利于主席序。以門廕選者。率利于游幕府。蓋上官苟得以援其下。必先二者焉。不第其勞佚也。不差其賢不肖也。由是勞而賢。有不遇之歎。不肖而佚。有幸而賞金。吏部之籍。

其舉任多而得會課以更美秩者莫不仕于庠序幕府然也。其舉任少而積其考于不用者莫不仕于州縣然也。閒異于此十不一二矣。趨競之風日益長。上日益厭苦其下。嗚呼。爲之計者將寘而不問歟。則吾有以使之也。將廢而不舉歟。則是三者固有典常矣。莫若俾其必試于州縣然後用焉。則士亦知少變哉。友人李平叔其文煜然以華其行粹然以溫。自其少時鄉之子弟已相率而師事之。至其仕也乃連屈于州縣。夫以平叔之才上旣未得見用于臺省下猶足以主庠序之教而周流若此。由前之說平叔固無不可爲者也。由後之說則平叔已試于彼又宜爲者也。吾是以知平叔之不遇殆將大其蘊而後發異時所謂詳明練達才無所不可用卓然能有所爲者庶幾見于平叔哉。平叔去爲桐廬之邑貳其地多大山江出其下士風雖陋而山川秀發千載而上有隱君子焉薄三公而不爲羞萬乘而不見國家因是以名其州平叔能以暇日過其故處周覽其山川而想望其風采回視向之趨競之徒亦可以一笑而增自愛矣。

送鄒德章序

仕將爲道耶。學焉而行之。固爲道也。亦爲利耶。不耕績焉而資于上非利而何。故雖孔子其歷聘諸侯者思以行其道也。有公養之就焉。亦以食其利也。而記亦曰。大言入則受大利。小言入則受小利。夫利與道不啻水火而聖人之所不廢者蓋亦權其輕重而已也。一于道焉則是貧者必擇祿而後養也。一于利焉則是跖之粟有不必辭也。是故居上位而道不行萬鍾弗顧也。居下位而道無詘雖升釜弗恥也。今之仕者何哉。挾策而詠詩書執筆而習文詞旣已利之矣幸而得焉汲汲然惟懼其不富且貴則其于利豈有

已乎。且上以是求旃。吾以是應旃。苟舍是而由他術。則愈下矣。向之利之者。誠不得已也。而今之利之者。其亦不得已哉。然則古之所謂仕者。常概諸道。今之所謂仕者。常怵于利也。嗟乎。今之人其無意于古乎。幾何不指此以爲迂且闊也。晉陵鄒德章。有意于古者也。始予見德章于吳中。則從有司之試也。後再見焉。則德章已有列于仕矣。予與德章復皆寓于龜溪。五日不問寒溫。則僕從以請。十日不相往來。則兩家婢子有嗟異之色。蓋未嘗不相從也。既再歲。德章之仕有期。而具舟將行矣。而予之輟栖益甚。德章不以夸于予。而以責于予。曰。子無以語我乎。雖然。德章自少力學。年逾四十。而始齒一命。亦可謂勤矣。同年之交遊。甫從事于州縣。而德章暫得尉。朝廷易之。以主廬府之學。則亦不可謂不有合也。今天下之吏。參倍于其缺。貧者數米而待。不下三四年。而德章故秋拜官。今秋就道。抑又一快意事也。是三者皆無足爲德章道。予嘗聞其鄉人言。德章道鄉先生之猶子也。自道鄉起家。鄒氏之子弟。不登進士科者六十餘年矣。而得吾德章。容貌昂然。長身鬚眉。皆有似于道鄉。又道鄉之始仕也。實掌教于淮南。今德章之于廬。亦淮南之地也。故其風烈。庶幾繼之。然道鄉之名滿天下。正諫而不顧其身。竄逐而不忘其君。彼真以道自任者。德章其復他求哉。職之所當爲。義之所可行。毋徇于世俗。而俾吾之道有立焉。則亦足以繼之矣。非必踐于其位。法于其言。然後以爲繼也。若夫異日之富且貴。此今之仕者所宜動心也。如志于古也。其患無之乎。德章遂以予言爲然。信以契其鄉人之望也。

送富修仲序

某嘗讀史自漢而下其稱循吏者縣令實居其半又嘗觀國朝諸公銘傳其賢德勳烈號爲名臣而身試爲縣者十亦不下七八私竊獨怪離亂以來士大夫其視爲縣望望然不啻如蹈水火其不得已而居之則甚于墮陷穽觸網罟引領求捄之不暇幸而至于終更則又如棄蟻蝨之衣弛千鈞之負舉手相賀而不敢自以爲能夫距漢則遠矣豈國朝之事相去纔數十年而士風如是之不同哉及某濫爲縣于此然後始悟其由蓋古之所謂循吏不過潔廉以爲資樂易以爲政平其獄訟而拊其犖羸以字其民而已租賦之外未嘗語財也今于是數者一切不問其所先務惟治財爲然而條目甚繁朝會甚亟多出于租賦之外一物有缺則令以不任職去煩言或生亦以擅興獲罪故爲今之官者莫難于令朝廷謂其難也立法以驅之俾凡自選而更其秩者必爲縣而後用夫謂其難者善矣而不究其所以爲難豈亦議者未之思歟雒陽富修仲嘗爲縣者也而復爲貳于烏程以他人視之宜有不得用之歎修仲乃愉然奉其親以往是亦舉手相賀而不敢自以爲能耶蓋修仲之爲縣其于潔廉樂易平獄訟而拊犖羸信有餘地而于世俗之所先務者常有不忍之意與予同病今修仲久已釋千鈞之負矣而予方引領于陷穽故其行也姑誦此以爲贖然烏程距天子都會不二百里在今畿甸以修仲之敏于學而贍于文濟以循吏之政其將用于時無疑矣使修仲而得用庶幾可以究爲縣之難以復于上而革之則異時書于信史亦足以繼諸公名臣之後也

市之肆百貨攸萃也。有鼎焉。其文炳然。龍也。其識蔚然。籀也。其重且千鈞。好事者過之。歎曰。鼎之類不一矣。抑鑄于荆山者歟。淪于泗水者歟。出于睢上者歟。寶于壽夢而藏于甲父者歟。是何置而不取也。將舉焉。牘幾絕。而力不勝。斬告于上。而亦不果取也。他日問焉。售于野人矣。則又歎曰。器其不遇哉。以爾其膏雉乎。以爾其解黿乎。其漸進于公乎。亦遂否于兒女也。夫易六十四卦。取象莫若鼎。足奇而不峙。所以正而奠也。耳偶而上出。所以貫而舉也。腹在中而實焉。所以濟水火也。非金與玉。不可以爲鉉。上帝以之享聖賢以之養。日之策以之推神。魑魅以之懼而遠。今野人負之而趨。獨何歟。是不然。好事者力不勝也。合衆多之力。斯可取矣。上之人未之信焉。合衆多之言。斯可憑矣。奈之何臂莫之交。而齒牙莫之助也。其棄于野也。又何疑。陽翟蔡肩吾之求仕于朝也。有以異于鼎之在肆者。幾希。蓋肩吾名世之後也。其行峻以方。其學邃以博。其文詞議論。視古爲無愧。吾意其器于清廟可期矣。然而吾牘幾絕焉。吾言之發。而未之或繼也。肩吾去爲郴之桂陽令。是猶見售于野人歟。肩吾不顧而笑曰。曩者吾之仕也。貧故也。有地百里。足以行吾之志。有祿釜鍾。足以惠吾之家。雖遠且陋。而無所待焉。豈必待于西江之水哉。怡然無不滿之色。見于面。吾是以知肩吾所樂者深。而所守者固。不以遇不遇爲遲速也。使朝廷不用士。則已有用焉。其忍以數千里爲遠。嚴邑爲陋。而遺之乎。于其行也。不能無慨然者。書是說以申之。

送連必達序

淪州縣之職。下主簿尉一等。則無士之頡頏而尙氣者。或不屑爲之。然公卿之貴。間亦由此而漸進。譬之